

甲辰中秋识张芝 心慕晋唐赞继良

■何俊杰

甲辰中秋黄金档,中央电视台首播四集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第二集《书法双圣》便讲了张芝与王羲之的故事,随着片子的播出,更多的绍兴人再识了草圣张芝。“心慕晋唐”是阮继良先生书法巡回展的主题,这个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绍兴市文史馆主办的展览,经过柯桥美术馆、诸暨中国水彩画美术馆的巡展以后,回到越城区,定档中秋,定位张桂铭艺术馆,进行最后一站的收官展。记得今年3月2日在柯桥美术馆的首展我曾参加并作了发言,昨天,继良先生找到我,戚戚地说:首展上你的发言因没录音,没法整理,这次能否直接写些文字。继良是我敬佩的青年书法家,作为《敦煌遇见绍兴》纪录片的总策划,这几天沉浸于央视播出的兴奋中,所以爽朗应允,“甲辰中秋识张芝、心慕晋唐赞继良”在霎那间跃于纸上。

在中国三千年书法史上,有两位圣人,一位是草圣张芝,另一位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曾坦言,他最推崇的前辈书法家一个是钟繇,一个是张芝。他说,我的书法与钟繇不相上下,或可略胜一筹。而与张芝草书比,只能排在他后面。王羲之是绍兴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张芝却鲜为人知。

张芝世居敦煌,终生不仕,专攻书法。张芝的父亲是东汉名将张奂,张芝出生在敦煌郡渊泉县,后来随父亲迁居敦煌郡城。虽是“官二代”,但张芝无心功名,朝廷曾三番五次下诏,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为所动,甘做布衣书生。

张芝家门前有一大水池,张奂请人打制了石桌、石凳,供张芝习文练字。每天做



3月2日,“心慕晋唐——阮继良书法展”在柯桥美术馆首展

完功课,张芝就在池边清洗笔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竟把池塘都染黑了。百年后,卫夫人教王羲之书法时,常给他讲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故事。所以,后来乾隆帝游绍兴题《兰亭即事》句“临池留得龙跳法”,将书法称为“临池”,以及绍兴书圣故里的“墨池”,都缘起于张芝。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惟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汉字与书法的传承。汉字书写的演变很有意思:当时因敦煌、居延汉简大多是急就章,与戍边将士同处敦煌的张芝发现,尽管草隶加快了书写速度,但木简尺寸窄小,行笔艰涩,很难形成连绵跌宕的宏大气象。一个中国书法史上前无古人的重大突破,注定要由张芝来完成了。

一天,张芝突发奇想,把家人准备染色的衣帛拿来练字。史载:“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

由于衣帛书写流利,而且尺幅宽大,让张芝从木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隶书

点画的波折中挣脱出来,在丝绸上放开手脚挥洒激情,他删繁就简,变字字独立的草隶为上下相属的狂草,把方块字变成了线条的舞蹈,终于形成连续不断、酣畅淋漓的“一笔书”。世界文字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中国草书宣告诞生。

一部中国书法史已经清楚地写明,从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清,1800多年的时间里,不论是韦诞、索靖等早期草书大家,还是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米芾、王铎,还有绍兴的徐渭,这些闻名遐迩的草书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

“心慕晋唐”阮继良书法展向观众展示的作品恰以草书为主,阮继良心中偶像正是张芝。这是天降巧合,也是冥冥注定。继良先生是地道的绍兴人,其标志之一便是喜好黄酒。黄酒是绍兴的历史经典、国家非遗,是传统的当下生活。其实,我与继良先生的初识,或也始于黄酒。他常说,微熏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这话也印证了绍兴历史上的辉煌几乎都与黄

酒相关。

继良写书法出道很早,22岁就入了中书协,曾获首届、二届“兰亭奖”。其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因写的一手好字,逢年过节常给乡亲们写福写春联,故从小继良便是“书童”,所以,父亲是他书法的启蒙老师当之无愧。随着继良书艺的不断跃升,他的草书风格灵动、流畅且潇洒,已彰显出深厚的书法功底和个人印记。

作为一名绍兴本土成长的书法家,绍兴文态给予的滋养,在取得艺术成就的同时,也铸就了为人品格。在与阮继良先生近十年的交往中,他的低调、不善言辞,我以为隐含着他的大气和格局。记得2019年始,绍兴为提升城市影响力,多次在全国各大城市办推介会,作为组织者,书法当然不能缺席,而要选择现场书写、活态表达、富有激情的书家,继良是最执着、最勤奋,也是最有格局并能感动人的一位。后来,我又了解到他每周会为袍江的小学做书法艺术指导,为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以及山区农村做公益书法教学。我想,任何艺术作品和创作者,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作品。艺术家的人品有多高,其作品的价值也会多高。

甲辰的这个中秋,我认识了张芝,了解了中国草书的演变。走进张桂铭艺术馆,近观阮继良先生的书法,感受他的书写激情,品味那超越在字字独立之外的视觉形态,满心欢喜。

(甲辰八月十三,急就于仓桥直街52号。作者系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绍兴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天才画师王希孟

■徐鹏辉

国庆佳节将至,改编自同名舞蹈诗剧的中式美学电影《只此青绿》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宣传中。深究电影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追溯到一位叫王希孟的少年。

说起王希孟,相当一部分人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要是说起他的作品《千里江山图》,可谓久负盛名。这幅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的画作倾注了他热烈而毫无保留的情感,在中国山水画领域独树一帜。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创作《千里江山图》的他仅仅只有十八岁。更令人惋惜的是,创作完不久便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般消失在煌煌历史画卷中。那么,王希孟究竟何人,最后留下了怎样的画作,能让只有一件作品的他直至今天仍引发无尽的追忆和遐思呢?

了解王希孟,必须了解北宋。那曾是经济繁荣、文化丰盈的时代,商品贸易的发达催生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文艺的蓬勃诞生不计其数的大家。彼时绘画分为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不同体系,到宋徽宗时期宫廷绘画进入鼎盛期。作为知名的“不爱江山爱艺术”的皇帝,宋徽宗能诗

擅词、工书善画、精通音律,在他支持下,宫廷画院集结大批优秀画家,王希孟也在其中。

赏识王希孟,离不开宋徽宗赵佶的慧眼独具。由于史书对王希孟记载甚少,他的故事只有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据《宋会要辑稿》可知,宋徽宗继位不久即仿照古制设立书法学校,将书学和画学统一管理,后各自独立。画学有专门管理官员,旨在培养有绘画天赋的画家,王希孟十多岁便进入画学,在一众神童中显得平平无奇。一度被召入文书库管理档案的他向皇帝进献过几幅作品,皆未入法眼,但宋徽宗从他的画中看到了无限潜力,“其性可教”,于是决定亲自教授。得宋徽宗真传的王希孟进步神速,技艺不断精进,终于在绘画上登堂入室。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千里江山图》完成,被誉为“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的传世之作。整幅作品长近12米,宽半米,绘就于一整块绢本上,是历史上篇幅最长的青绿山水画作。光是从作品规格上,便可窥见王希孟创作的艰辛不易。它以七组绵延群山为主体,

辅以江湖、桥梁、水榭、叠瀑、舟楫,以独特的鸟瞰视角,淋漓致致诠释“咫尺有千里之趣”的宏阔山水意境。《千里江山图》之所以历经近千年仍色彩艳丽,关键原因是其使用明亮的矿物颜料着色,最大程度保留画作的原汁原味。青绿山水即设色山水,是中国画传统技法之一,多使用石青石绿表现丘壑林泉,《千里江山图》使青绿山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端详画作,仿佛阅读充满韵律的诗歌,有舒缓、有激荡、有沁人心脾,更有高潮迭起。千山万壑星罗棋布,大江大湖浩渺无垠,万丈飞瀑气势磅礴,房舍屋宇曲径通幽,长桥如带、渔人似豆、曙光仿梦,作品画出了江山的天空海阔,更画出了王希孟对绘画的精纯理解。难得的是,如此繁复的胜景皆是情状各异,无一丝一毫重复之感。谁能想到,这竟出自弱冠之年的王希孟之手!有学者考据北宋版图,结合画作呈现的山水图景,推断《千里江山图》取材自江西庐山和鄱阳湖的景致,契合唐代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黯黯凝黛色,崢嶸当曙空”的生动描写。

当宋徽宗看到王希孟呕心沥血之作时,不难想象他内心的激动和满足正是他的言传身教,王希孟才有机会完成神作。在他将画作赏赐宠臣蔡京后,后者留下了画作图跋,成为学者们确认作品来源的重要凭证。清代乾隆皇帝对《千里江山图》评价为“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天妒英才,在王希孟进献作品不久,便隐匿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了。一说他在极短时间劳心劳力完成画作,耗尽元气,最终生病而逝;一说他后来感念黎民苍生创作《千里饿殍图》呈贡宋徽宗,皇帝雷霆震怒下赐死了王希孟;一说他久久无法从作品中释怀,走进画中成了里面的人物。

总而言之,王希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徒留后人诸多叹息。与画家蹊跷神秘的际遇类似,《千里江山图》的命运也是颠沛流离。它见证过朝代的更替,饱尝沧桑风雨,终于有幸回到故宫博物院的怀抱。每次有关《千里江山图》的展览与传播总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响,人们争相目睹名画真容,为的是体味天才少年王希孟在画中凝聚的对艺术和美的永恒追求。